

[美]欧文·华莱士著

圣床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圣 床

〔美〕欧文·华莱士著

周成宽 胡德映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 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马 牧
封面设计：长 裕
版式环扉：洛 风

圣 床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周成宽 胡德映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30,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250

ISBN 7 - 80587 - 159 - 0/I · 140 定价：7.80 元

《圣床》内容简介

性功能障碍疾病，自古以来就是困扰人类、妨害人类幸福的魔鬼。美国著名的性医学专家弗里伯格大夫在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创建了一座令世俗惊讶而却卓有成效的特别诊疗所，该所大胆采用异性代配偶的疗法治疗性疾病。

正当大批男女患者在以美丽的盖莉·米勒小姐为首的男女代配偶的精心治疗下，日益康复之时，一位当地神父却以卫道士的面孔把黑手伸向了性诊疗所。他重金雇用的阳痿患者借机打入所内，企图拿到把性诊疗所诬为妓院，把代配偶诬为男妓女妓的所谓罪证。可事与愿违，当这场卑劣的阴谋失败之后，满口仁义道德的神父终于把淫欲的目光射向盖莉小姐……

鉴于题材内容所需，本书自然要涉及到性及性疗过程的描写，但其立足于性医学科学和人道主义立场，扬善抑恶，态度严肃，格调是高的。作为文学作品，取材新颖，情节生动，文笔流畅，曾被列为全美十大畅销书之一。此系其第一个中译本，在国内首次出版发行。

性，不应是洪水猛兽

——《圣床》序

亚洲性学联合会会员 中国性学杂志编委 史成礼
上海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甘肃性科学学会会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既是科学技术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学、心理学、遗传学、性医学异彩纷呈的时期。特别是在性医学研究方面，一些心理学家取得的成果，既为人类了解自身、剖析自身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性医疗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望而又可及的途径。利用心理学、行为学、性医学等综合手段治疗性功能疾病，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在临床治疗上也是成功的。实践证明，综合医疗的效果远比一般药物治疗的效果好得多。这一研究成果，已为无数性功能疾病患者带来希望。

然而，在诸多科学领域中，性科学所走的道路似乎更曲折更坎坷些。这种曲折和坎坷，更多地是来自于人们自身观念上的梗阻，以及基于这种观念而生的种种非议与责难。即

便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度里，对于性问题持不同见解的言论与批评，也常常给从事该项医疗研究的人员带来莫名的烦恼。同时，患病者心理素质的不一，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性医学的进展。

《圣床》这本书，正是以上述观念心态及美国的社会现象为背景，运用文学的手法，深刻描写了一些性功能疾病患者在弗里伯格性医疗所男女工作人员的真诚合作下，排除种种干扰，经过特殊的综合疗法，治好疾病，解除痛苦，开始新的人生的故事。作品赞扬了以杰出的心理学家和性治疗医师阿诺德·弗里伯格先生及其助手、心理学博士研究生盖莉·米勒小姐为首的性医学事业致力者们的崇高献身精神，也鞭挞了以司克莱费尔神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些表面正人君子、背后男盗女娼的所谓“高贵者”的丑恶行径。

弗里伯格的性医疗所，运用人体医学、心理学、遗传学等综合科学理论，加之丰富的医疗经验，特别是使用了一种抚摩疗法——用女代配偶治疗男性患者或用男代配偶治疗女性患者，使得许多结了婚而又不能过正常夫妻生活的患者消除了自卑，医好了疾病，增强了对新生活的信念。由于他们的做法合乎了科学与人性，因而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称誉，并在饱经诬陷与坎坷之后，又最终得到司法部门和检察官们的理解与认可。

本书鉴于其特殊的取材角度，其中自然有涉及性功能疾病治疗方面的描述，但它是符合医学科学原理的。在描写人的心理变化上，基本态度也是严谨的。就文学作品角度而言，

其题材内容有典型意义，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文笔流畅，技巧可鉴。也就是说，它是一部反映性医学题材、态度严肃、格调健康的作品，既可供一般读者阅读鉴赏，又可供从事医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人士业余参读。

《圣床》系由当代美国著名作家欧文·华莱士所著。该书曾在1987年美国《纽约时报》书评版上被列为全美1986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同时被誉为“以文学形式反映性医学并取得最佳成功的杰作”。拿在读者手里的这本书是其第一个中文译本，根据美国海斯出版公司1986年英文原版译出，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在我国读者中产生积极的意义，有益于整个社会逐步走向性文明。当然，欧文·华莱士作为另一个社会制度下的作家，其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想观点上的色调，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分辨出真伪良莠。

科学，最终会战胜邪恶。

性，也不应是洪水猛兽。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一日

引 子

一七八三年，伦敦最受人们欢迎、最吸引人的东西之一，恐怕要数由一个和蔼的名叫詹姆士·格雷尼姆的苏格兰大夫所创建的健康寺了。该寺最具特色的就是有遮着天篷的圣床，床由二十八根玻璃柱支撑，有一个活生生的裸体健康女神护理。男性游客受邀每晚付出五十英镑，可到床上一躺，得到的许诺是这将治好他们的阳痿……

——欧文·华莱士

第一章

阿诺德·弗里伯格大夫送走了来访的客人，锁好诊所，就驱车回家吃晚饭去了。路上他肯定，今天算是最不错的一天，也许是六年多以前离开纽约来到亚利桑那州图森城成名后所度过的最好的一天了。

这一切都是由于那个名叫本·赫布尔的客人——图森城里成就最大的银行家的来诊以及他表示要给大夫一份惊人的礼品所带来的。

弗里伯格回想起这个肥胖的银行家来诊的真正目的。“全是因为你的性疗法治好了我的儿子，”赫布尔说，“提莫西原本很糟糕的，我们两个都清楚，他一直都害怕和女孩子呆在一起。因为他的精神病医生把他送到你这里之前，他那东西一直硬不起来。唉，现在好啦，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两个月

你就完全解决了。从那以后，提莫西有一段时间东谈一个西谈一个，最后跟一个漂亮的得克萨斯女孩谈上了。他们谈得还蛮成功，想一起生活，准备结婚。多亏了你，我可望当爷爷了！”

“祝贺你！”弗里伯格大声说道，一边回想他和他的性疗代配偶盖莉·米勒是怎样耐心地使银行家那个患有性机能失调的儿子恢复完好的。

“不对，应该是你，弗里伯格大夫，值得祝贺的是你。”赫布尔喻声喻气地说道，“我到这里来就是要用很实际的方法表达我对你的谢意，告诉你我在筹备基金用以扩大你的诊所。这笔基金能使你以及你的工作人员帮助治疗那些患有性机能失调而又出不起钱请你的病人。现在我保证十年内每年给你十万美元。这一百万美元使你有机会扩大治疗，帮助其他一些不幸患上阳痿的可怜人。”

弗里伯格想起他当时只感到头脑晕晕的，回答说：“我……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这真令人不敢相信。”

“我只有一个附加条件，”赫布尔爽快地补充说，“这诊所要建在图森城，而且你的工作必须在这儿开展。这座城市对我很亲切。我要报答它。不知意下如何？”

“没问题，无论怎么样都没问题。你真是太慷慨了，赫布尔先生。”

弗里伯格昏昏沉沉地告别了他的捐助人。到家以后，他打开了房门，嘴里哼着歌。这时，他看到他那丰满的妻子米丽亚姆正在门厅过道里等他。

弗里伯格兴奋地吻了吻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妻子就低声地对他说：“阿尼，有人在起居室等你呢，就是那个叫托马斯·奥尼尔的地方法官。”

“哦，奥尼尔，我俩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成为朋友，经常在一个成员会上商讨为地方慈善事业集资的事。可以让他再等一会儿。”弗里伯格说着，一手搂住妻子，“听我说，今天在诊所里刚发生的事……”弗里伯格很快就把赫布尔主动提出帮助的事告诉了她。

米丽亚姆激动不已，抱住丈夫吻了又吻，说：“太棒了，真是不可思议。阿尼，现在你可以实现你的梦想了！”

“以后还要做更多别的事。”

她牵着弗里伯格朝起居室走去：“你最好弄清楚奥尼尔先生想干什么。他来了十分钟了，你不应该让他等得太久。”

弗里伯格很快走进起居室，向这个法官打了个招呼，就在他对面坐下来。

“我实在不愿意在你吃饭的时候来打扰你，”法官歉意地说道，“可我又和几个人约好今晚见面，在这之前我考虑还是尽快告诉你一件事，是一件急事。”

弗里伯格还是迷惑不解，听起来好像不是往常慈善筹资之类的事。

“什么事情，汤姆？”弗里伯格忍不住问道。

“有关你工作的事，阿诺德。”

“我的工作怎么了？”

“哦，是这样，有个性疗专家告诉我，你用性疗代配偶给

你的病人治病，这是真的吗？”

弗里伯格不安地挪挪身子，说：“哦，是的，这，这是真的，因为我发现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治好许多患有性机能失调的病人。”

奥尼尔摇了摇头说：“阿诺德，在亚利桑那这是违法的。”

“我知道，但我想，要是我悄悄地做就……就能以最简捷、经济的方法更有效地治疗病人——那些十分忧虑的病人。”

奥尼尔依然很强硬，说：“这是违法的，只能说明你在拉皮条，还有你雇用的那个女人在充当妓女。由于我们是朋友，所以很想对你的所做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不能这样，我的压力太大，我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他直了直身子，好像很费劲地说出下面的话：“其后果，要么是你丢了工作，要么就是我失业。这事得马上解决，而且要严格依据法律来办。这也就是我能给你的最好的建议。好了，还是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办吧。阿诺德，你准备听听吗？”

阿诺德·弗里伯格大夫脸色苍白，点了点头，准备听听他说些什么。

……

过了一会儿，奥尼尔司法官起身走了。弗里伯格闷闷不乐地坐下，机械地吃了一点饭，却根本没有觉察到吃了些什么东西。随后他就一个人呆呆地在那里想问题。米丽亚姆叫他们四岁的儿子约翰尼别打扰他。

弗里伯格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同这种根深蒂固的反对力量做斗争，最终在图森城获得成功，并得到赫布尔那惊人的帮

助。如今这座大厦将被摧毁变为粉末。

思绪将他带回到他最初开办诊所的时候。当时，弗里伯格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了。他开诊营业，结果令人不甚满意。在他治疗的病例中，为数不少的是有关性的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心理疗法的效果不显著。至少可以说，弗里伯格的治疗效果不显著。来就诊的病人离开他时，也许对自己的问题更清楚些，却很少得到有用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情况越来越不好，弗里伯格于是开始研究其他疗法，诸如催眠术甚至积极训练等性疗法。这些措施对他印象不够深，以后他听了一系列课。课堂上，劳特巴斯大夫论证了治疗过程中可以采用性代配偶疗法。这种疗法及其可喜的效果立刻吸引了弗里伯格。

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弗里伯格完全赞同这种采用性疗代配偶的办法。在一次演讲会上，他认识了一个名叫米丽亚姆·科恩的年轻女子，这是一个热心而讨人喜欢的百货公司进货员。她来听演讲的目的，是想获得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她是到场的对使用性疗代配偶表示同意的几个女性之一。不久，弗里伯格发现他和米丽亚姆有很多共同见解，就开始正式定期和她约会，最后和她结了婚。弗里伯格最终还要继续干他的心理学家行业，但现在却打算雇用性疗代配偶，他想开展这个有指望的治疗课题。

米丽亚姆病倒了，忍受着肺功能衰弱及其并发症带来的痛苦，经诊断被定为是严重的支气管毛病。米丽亚姆的医生

建议马上把她转到亚利桑那去。弗里伯格毫不犹豫地把他在新 York 的事停了，在图森城开了个店。米丽亚姆的病有了好转，但弗里伯格的事却没有转机。在亚利桑那，性疗代配偶的使用是被严格禁止的。

不久，弗里伯格在图森新开了个诊所营业，却又一次遭到失败。通过心理分析来治疗那些患有严重性机能失调的病人，很不生效。弗里伯格在绝望中决定冒险了。他秘密地训练并雇佣了一个女性代配偶，暗中使用。前来就诊的五个患有性机能失调的病人都痊愈了。他这才真正懂得了事业成功的滋味是什么。

目前，确切地说是今晚上，他那有效的方法突然被剥夺了。他被法律捆住了手脚，变得无能为力了。

现在除了回去当一个受人限制，整天谈些毫无用处的话题的医生之外，似乎是别无它法了。他可以在图森谋生，却不能再治病了。

他忽然意识到他毕竟还有一次选择机会——
首先需要打两个电话。

弗里伯格抬起头，推开椅子站了起来，说道：“米丽亚姆，约翰尼，你俩为什么不先看一会儿电视呢？我要到书房去打两个要紧的电话。”

弗里伯格关好书房门，自个在电话旁坐下，就给他妻子在图森的医生接通了电话。他有个问题要问。

电话一打完，弗里伯格就直接和他的老朋友罗杰·凯尔通了电话。罗杰曾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舍友，还是加利

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律师。

弗里伯格希望凯尔在家，结果他的确在家。匆匆寒暄几句之后，弗里伯格就开始谈正经事了。“我遇到了麻烦，罗杰。”他说，掩饰不住焦急的情绪，“我遇到麻烦了，真的太麻烦了，他们想把我赶出这座城市。”

“你在说什么呀？”凯尔问，这一来完全把他搞蒙了，“‘他们’，‘他们’是谁？警察吗？”

“是的。哦，不，其实不是他们。是司法官和他的工作人员。他们想迫使我停止营业。”

“你在开玩笑吧，啊？”凯尔急切地问道，“你犯罪了吗？犯了什么罪？”

“哦……”弗里伯格犹豫了一会儿说，“也许在他们看来是犯罪，也许……”他又一次感到犹豫，接着脱口而出，“罗杰，我雇用了性疗代配偶。”

“性疗代配偶？”

“难道你记不得啦？我曾给你讲过。”

凯尔完全给弄糊涂了，说：“好像记不清楚了……”

弗里伯格尽量抑制住急躁的心情说：“你知道性疗代配偶是什么吗？就是一个被安排或雇来替代另一个人的位置，也就是代替别人的。代配偶就是代替人。”接着他加重语气说，“性疗代配偶就是在性疗过程中充当合作者的人。通常是充当一个单身男子，一个没有妻子或者合伙女友的男子，一个患有性机能失调，有性功能问题的男子的合作者。这个男子借用了一个女性合作者，一个受性疗专家监督的妇女来作他的

配偶，以帮助他接受治疗。这种形式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于1958年在圣·路易斯首次采用的。”

“哦，我想起来了，”凯尔打断了他的话说，“我看过他们雇用的事。现在我也想起来了，你曾考虑过在图森城雇用性疗代配偶。唉，出了什么事？”

“罗杰，有一个问题，这事是违法的，在纽约、伊利诺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别的几个州雇用性疗代配偶是合法的。除这几个州外，在其它州都是违法的，其中包括亚利桑那州。在亚利桑那州，性疗代配偶被认为是妓女。”

“我懂了，”凯尔说，“那么，你雇用过代配偶吗？”

“有一个，我只雇了一个。”弗里伯格说，“很显然，一个也够多的了。还是让我解释一下吧。”他的声音有点恢复正常了，继续说，“我跟你讲过了，在我们这里这种事是违法的。因此，我是暗中进行的。罗杰，我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呀。在某种情况下，用谈话的办法来治疗收效不大，比如像最严重的阳痿和时而发生的早泄等。雇用经过训练的代配偶来进行示范、引导是有必要的。我找到了这一个人，一个了不起的年轻女孩。我请她帮助治疗五个棘手的病例，而且五个人全都治好了，百分之百地治好了。这事不知怎么给传出去了。这地方的医疗家全都非常保守，或许是妒忌吧，或许他们对我所取得的成功感到不满。不管怎么样，司法官知道了这事，大概在一个小时以前，他还为这事上我家来跟我谈。他说我在拉皮条，雇用妓女，是违法的。他不把我抓起来审判，却主动向我提出了一个选择的办法。为避免浪费时间和财力来起

诉我，他建议我停止雇用性代配偶。那样，他就会让我继续作为一名普通的医疗家开诊。”

“你愿意这样吗？”

“罗杰，我不想这样，要是不雇用代配偶，我对那些来我处就诊的病人将无能为力。看看1970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被迫放弃性代配偶疗法以后，他们所遇到的情况就清楚了。在那之前通过采用代配偶疗法，他们的成功率可达百分之七十五。一旦放弃采用代配偶疗法，成功率就降到百分之二十五。我不能重蹈覆辙，要是那样我就不该从事这个职业。我想搞这个职业，倒不是为了生计，而是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了把那些残缺的——在性机能方面残缺的男人——变成健全的完整的男人。这在别人听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切合实际，但这却一点也不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虽不想打扰你，但还是决定今晚给你通个电话的原因。”

“我很高兴你给我打电话，”凯尔用令人放心的口气说，“可是，阿尔尼，在图森我能帮你些什么忙呢？”

“你可以帮我离开这里，”弗里伯格直率地说，“我记得当初搬到亚利桑那来时你曾问过我为什么不搬到南加利福尼亚来呢？当时你说加利福尼亚比任何地方都更自由。你还听别人讲，在洛杉矶和圣弗兰西斯科有几个医疗家雇用性疗代配偶。”

“是吗？我想我是说过，不管怎么样，这确实是真的。”

“我不想去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米丽亚姆在纽约的医生坚持认为亚利桑那州是能够治好她的支气管毛病的。那是六年